

魍魉世界

张恨水著

上海书店印行

魍 魍 世 界

张恨水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书店重印发行

*

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1982年8月 1—30000 (40-1)

(上下二册)定价: 1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暴露小说。原名《牛马走》。当时重庆是一片乌烟瘴气，官僚和资产阶级都在过着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的生活，他们只知道囤积居奇、跑滇缅路发国难财，谁也不曾把国事放在心上。今天还是轿夫，明天就成了有钱的阔老。利之所在，个个眼红，于是专家改行，医生改行，教师改行，结果守正不阿的倒霉，寡廉鲜耻的有出路。全书充满了生动活泼的故事，在今天读起来，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

张恨水 著

魑魍世界

〔下 册〕

B 076447



目 次

第 一 章	心理学博士所不解	1
第 二 章	逼	20
第 三 章	穷则变	37
第 四 章	无力出力无钱出钱	55
第 五 章	两种疏散	75
第 六 章	一餐之间	93
第 七 章	马无夜草不肥	117
第 八 章	好景不常	135
第 九 章	另一世界	151
第 十 章	意外	168
第 十 一 章	换球门	183
第 十 二 章	飞来的	206
第 十 三 章	洗澡	224
第 十 四 章	对比	242
第 十 五 章	叫你认得我	260
第 十 六 章	其命维新	274
第 十 七 章	变则通	288
第 十 八 章	一场风波	309
第 十 九 章	还是我吗?	324

第 二 十 章	抬轿者坐轿	342
第二十一章	开包袱	359
第二十二章	旧地重游	375
第二十三章	雅与俗	395
第二十四章	人比人	411
第二十五章	爱情之路	429
第二十六章	伧	447
第二十七章	无题	463
第二十八章	天外归来	482
第二十九章	钱魔	505
第 三 十 章	迷魂阵	527
第三十一章	螳螂捕蝉	548
第三十二章	一方之强	567
第三十三章	四才子	587
第三十四章	速战速决	604
第三十五章	探险去	631
第三十六章	黄鹤	651

第一章 心理学博士所不解

本书开场的时候，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。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，兀自未晴，整个山城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。不过是下午三点钟，电灯已经发亮了。老远看那电柱上的灯泡，呈着橘红色的光芒，在黑暗里挣扎出来。灯光四周，雾气映成黄色，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，吐出成群的人。门边小广场上，停着两辆汽车和四五乘藤轿。其中有一乘藤轿，椅座特别宽大，倒象乘凉坐的。轿杠有碗口粗，将蓝布缠了，杠头上缠着白布，相当精致。三个健壮的汉子，各人的对襟褂子敞开胸前一排钮扣，盘膝坐在地面的石头上，都望着大门里吐出来的人群，看看其中有他们的主人没有。

他们的主人，是极容易发现的，身体长可四尺六七，重量至少有二百磅。长圆的脸，下巴微光，这也就显得他的两腮格外凸出。在他脸腮上，也微泛出一线红晕。鼻梁上，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。眼镜相当的小，和他那大面孔配合起来，是不怎么调和的。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，左肋夹了一只大皮包，右手拿着手杖，口里衔了大半截土雪茄，在人群后面，缓步的走了出来。

轿夫看到他出来，立刻站起。前面的人蹲在地上，肩扛着轿杠，横档后面的人，将轿杠扶起，站着放在肩上。另一个人站在轿边。主人泰然的坐上轿子，旁边那人两手捧着轿杠，让前面的轿夫伸直了腰。于是轿子四平八稳的放在两个轿夫肩上，立刻

抬了走。轿夫照例是不开方步的，尽可能的快走，因为有个不走路的压着呢。剩下来的一个轿夫，跟在轿子后面跑。他第一轮该换抬后杠的下来，他两手抄起轿杠，肩膀伸入了杠底。原来抬着后杠的轿夫，趁此身子向下一蹲，离开了轿杠，喘着气，也在“轿子”边上跑，在裤带上扯下粗布手巾，擦着胸脯和颈子上的汗。他一面擦，还是一面跑。他听到抬前杠的，也在喘气，正和轿上的人鼾声相应和，因为主人已被均匀的摇撼弄得睡熟了。于是这原来抬后面的人伸入座前轿杠，换下抬前面的人来。这三个轿夫，出着汗，喘着气，这样交替轮换，终于把主人抬到了目的地。

轿子一停，轿上的人自然地睁开了眼。那面一座巍峨的洋楼，代表着这里主人翁的身份，足以驱逐他的睡魔。他下了轿子，站着定了一定神，先把衣襟牵上两牵，然后从从容容走到大门里面去。左边一间门房，敞开了门，正有两位穿西服夹皮包的人，在和传达办交涉。这新来的人，只好站在门外等上一等。等那两位西装朋友走开了，这位先生才含笑走了进去，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向那传达点了点头道：“请见陆先生。”说毕，把名片递过去。

那传达和他一般，穿了青呢短装，但态度比他傲慢得多。左手夹了一枝烟卷放在嘴角里吸，右手接过名片来斜了眼睛看着。见上面印的官衔，是×国××大学心理学博士，××会研究委员，姓名是西门德，字子仁，而籍贯是河北，并非主人同乡。便将名片随便向桌上一扔，爱理不理的道：“今天公馆里请客，这时候没有工夫会客。”西门德道：“是陆先生写了信，约我今天这时候来谈话的，并非我要来求见，我早料着有困难，信也带来了。”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。这传达自然认得是公馆里发出去的信，接过来抽出信笺来看，见第一句称着：“子仁先生雅鉴”，

后面有主人签的字：“陆神洲”，不用看信里说的是什么事了，可见西门德是赴约而来，便依旧将信交还了他，脸上带了半分和气的样子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于是他拿了那张名片在前面引路，西门德跟在他后面，走上了一层楼，到一个会客室里等着。

这会客室不怎么大，中间两张大餐桌接起来，面对面的放了椅凳，等着来宾。这里已有七八位客人坐着，低声谈天，并无茶水，更没有烟。桌子两头各放了一只烧料瓶子，里面插着一丛鲜花，大概这就算是款待客人的东西了。西门德看看这些来宾中，恰没有一个熟人，只好在桌子尽头一张椅子上闷闷地坐下。坐到十分钟之后，感到有点无聊，抬头见墙上悬有两张地图，就反背了两手，向地图上查阅地名消遣。看了一阵，也没有什么兴趣，依然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去。这时，门口来了个听差，举着名片问了一声：“哪位是何先生？”一位穿着漂亮西装的朋友，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，立刻抢着站起来说了一声“有”，他回转头来向另一个西装朋友道：“倒不想第一个传见的就是我！”于是笑嘻嘻地跟着那个听差去了。西门德看了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坐在附近的一位朋友，对他这一笑，有相当的了解，也跟着一笑。接着低声道：“陆先生见客，倒无所谓先后。”西门德借了这个机会，开始向那人接谈，因道：“听说今天陆先生请客？”那人道：“陆先生请客，那倒不耽误见客。记得民国十六七年北伐之后，有些要人每天有三样事忙得头疼，乃是开会忙，见客忙，吃饭忙。”西门德道：“虽然抗战多年了，有些人还是这样。”

这问题引起了在这里等候传见的人一种兴趣，正要跟着这话头谈下去，却见一个穿西装的朋友走了进来；有两个人称他仰秘书，都站了起来。自然这种打趣要人的话，也就不能继续再谈。仰秘书向在屋子里的人看看，西门德含着笑向他点了个头，意思是要和他说什么。恰好他已找着一位在座的人谈话，不曾

看见。西门德搭讪着轻轻咳嗽了两声，依然坐下。

仰秘书和那人挨了椅子坐着，头就头的谈了一阵，然后站起来拍着那人肩膀，笑道：“好，不成问题，就是这样，我替你办。”西门德见是机会了，站起来预备打招呼，可是那仰秘书不曾停留，扭身就走。西门德只好大声叫了一声仰先生。仰秘书回转头来，西门德就迎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他。他接着名片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哦！西门博士。”西门德伸手跟他握了一握，满脸是笑道：“神交已久，总没有机会谈话。”仰秘书道：“尊札我也看见过了。陆先生很同意，回头陆先生自会向你细谈，请稍坐，等一下。”说毕，他自走了。西门德虽没有和他谈话，但是已知道自己那封信，陆先生很同意。这个消息不坏，在无聊情景中，得了不少安慰，还是坐到原处去。

这时，在座的来宾，已传见了四五位，那个拿名片传人的承启员，始终也不曾向他看一眼。虽然至少他已在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六回，还是不免将表拿出来看看。已是五点半钟了，在会场上消磨了三四个钟点，到这里来又是两个钟点，提早吃的一顿午饭，这时已在肚子里消化干净。他觉得肚中那一分饥荒，渐渐逼迫，同时也因为过去在会场上说话太多，嗓子干燥，这样久没有茶水喝，也不易忍受，便二次再站到墙根去看地图。似乎这主人翁有意为难，直待把这屋子里候见的来宾一一都传见过了，最后，才轮到他。当那承启员将他的名片拿来在门外照一照，说声“请”的时候，掏表看看，已是六点三刻了。好在这个“请”字，也有强心针的作用，立刻精神一振，一面挺起胸脯，牵着衣襟，一面就跟了那位承启员来到了内会客室。承启员代推了门，让他进去。

那主人翁陆神洲，穿了件半新旧的灰哗叽袍子，微卷了袖子，露出里面的白内衣，口里衔了半截雪茄，正斜坐在沙发上，见有人进来，才缓缓起身伸手和他握了一握，让着在对面椅子上坐

下。那主人翁面前有一张矮桌子，上面放了一叠印好的见客事由单子，在各项印字下，墨笔填就所见宾客姓名、身份、事由，及其来见的背景。陆神洲左手夹着雪茄，右手翻着那叠单子，找到了西门德来见的事由。先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向他点了两点头道：“西门先生，我很久仰。来信所提到的那个工厂计划，兄弟也仔细看过了。不过现在筹划大量的资本，不是一件易事，应当考量考量。就是资本筹足了，这类专门人才，恐怕也很费罗致。”西门德在他说话的当儿连称了几个“是”，这便答道：“关于资本方面，自然要仰仗陆先生的大力，至于人才方面，兄弟倒有办法，而且我也和这些专家谈过。他们都说，若是由陆先生出来主持，大家很愿意竭诚尽力，在陆先生领导之下作一点事业。”这时，听差送来两玻璃杯茶，放在主客面前。

陆神洲端起茶杯来先喝了一口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我是个喜欢作建设事业的人，已往成功的事不少，可是让专家把我这乘轿子抬上火焰山的，却也有几回，哈哈！”他一笑之后，又喝了一口茶。西门德听了这话，很不高兴，心想怎么一见面，就把我当着抬轿的？陆神洲既这样说了，他却自不介意，接着笑道：“笑话是笑话，真事是真事。假如有人才，有办法，筹划点资本，我倒也不十分为难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听差走向前来，垂手站立，低声报告道：“那边客厅里酒席已经摆上了。”他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，赶上今天我自作主人，改日再谈吧。好在这件事，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。”西门德听了这话，自然明了是主人逐客之意，只好站了起来告辞，主人只在客房门口点个头就算了。

西门德走出陆公馆，那三个轿夫各人拿了干烧饼在手上啃，便笑道：“这很好，我饿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，你们又吃点心了。”轿夫王老六把干烧饼由嘴里拖出来，手扶起轿杠，自言自

语道：“好大一乘轿子哟！不吃饱，朗格●抬得动？不为要把肚子吃得饱，也不抬轿子！”西门德自也懒得和他们计较，饿得人有力，让他们抬了回家。他家住在一个高崖底下，回家正要下着一道百余级的石坡。当轿子抬到坡正中的时候，恰好另有一乘滑竿绑了一只大肥猪在上面，由下面抬上来。那猪侧躺了身子，在一方篾架子上，绳子勒得紧紧的，连哼也不哼。倒是两个抬猪的轿夫，和抬西门德的轿夫吵了起来。他道：“你三个人抬一个，走的是下坡路。我们两个人抬一个，走的是上坡路。你那乘轿子虽大，总没有我这肥猪重，你不让我，倒要我让你。一只猪值好多钱？你把猪撞下崖去了，你赔不起！”西门德睡在轿子上，本也有点模糊，被那抬猪的轿夫吵醒，便喝道：“你这混帐东西，不会说话就少说话，你可以把人和猪拿到一处说吗？”他口里喝着，身子不免气得摇撼了几下，这二百多磅重的身体，加以摇撼，三个在坡子上立脚未定的轿夫，便有点支持不住，藤椅一侧，把西门德翻将出来。幸而“轿子”所翻的这面是石壁，而不是悬崖，轿子和人齐齐向那边一翻，被石壁给挡住了，未曾落到地上。西门德手膀子上，却擦破了一块皮。那个跟着轿子换班的轿夫，立刻伸手将轿杠抓住，才没有让“轿椅”翻了过去。西门德骂道：“你们三个人抬我一个，真不如人家两个人抬一只猪。你们把我当主人吗？你们还没有把我当一只猪看待！”他坐在轿子上骂了一阵子，轿夫都没有作声，抬到他所住的屋子门口，他兀自骂着没有住口。

他这里是土库墙的半西式楼房，楼下住有一户人家，楼上是西门一家。他要上楼的时候，必须穿过楼下堂屋。这时，楼下姓区的人家，正围了一张大桌子吃饭。有的放了碗，有的还坐在桌

● 朗格 川语，就是怎么的意思。

子旁。他们的家长区老太爷坐在堂屋边旧木椅子上，口里衔了一枝旱烟袋，要吸不吸的抿了嘴，眼望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，只管出神。他见西门博士走了进来，就站起身来点了点头。西门德道：“老太爷，你们二先生回来了吗？我要向他讨一点红药水，人在轿子上翻下来了，手膀子擦破一块皮。”区老太爷道：“红药水，家里有，用不着等他回来。他忙着要出门，在外面设法弄车子，忙得脚板不沾灰。亚男，去把屋里桌上的红药水拿来，还有纱布橡皮膏，一齐都拿了来。”随着这话，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起身进屋去，把所说的东西拿了出来，都交给了西门德。他道过了谢，又向区老太爷敷衍了两句，笑道：“回头到楼上来坐坐。”说毕，上楼去了。

西门德的夫人，已是中年以上的人，虽从旁人看来，确已半老，可是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影子的时候，总觉自己很年轻。所以她除了涂抹脂粉而外，还梳着两条尺多长的辫子，由后脑勺倒垂到前面的肩头上来。穿一件花布长夹袍，两只短袖口，却也齐平胁窝。她正收拾整齐了，要出去看话剧，因为话剧团里送来的一张戏票，不用花钱，觉得这机会是不可失掉的。偏是西门德今天回来得特别晚，不便先走，只好等着共饭；而饭菜摆在桌上，全都冷了，西门先生才由大门口骂进来。话剧是七点开演，便是这个时候去，第一幕戏已经不能看到了。西门太太对于博士这次晚归，实在有些扫兴。然而他在大门口已经在骂轿夫了，必是所谋失败，且等他上楼，看了他的态度再作计较。

那西门德上得楼来，沉着两块胖脸腮，手上拿了药水瓶子和纱布。太太更不便生气，因道：“你这是怎么样了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轿夫抬我下坡子，为了让两个抬猪的过去，他们竟把我由轿子上翻下来。不是石壁挡住了，要把我跌成肉饼。这都罢了，我也不去怪他。你猜他们说什么？他说饿了一天，老爷身体太重，他

们当然抬不动。他们饿了一天，我并没有独自吃饭呀！”他一面埋怨着，一面掀起衣袖来，自己擦药水，扎纱布。西门太太道：“那么，先吃饭吧。为什么忙到现时才回来呢？”西门德见饭菜全摆在桌子上，便坐在桌子边，扶起摆得现成的筷子，夹了几根红烧黄豆芽尝尝，皱了眉道：“冰冷的，而且是清淡的。”西门太太道：“那只怪等的太久了。”西门德又夹了一筷子菠菜吃，嚼了两口便吐了。鼻子一耸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因道：“怎么这样重的菜油味？”

西门太太道：“素油煮菜，总是有点气味的，这都是依着你的营养计划买的菜。黄豆芽富于蛋白质，菠菜富于铁质。罗！新鲜萝卜，买不到！”说着，她的筷子在一碟泡菜里面拨了两拨，接着道：“这腌萝卜总也是一样。这含着维他命几……我都说不上去了，老实说，含着维他命A也好，B也好，没有一点荤菜，你实在吃不下饭去。而况这碗里又是你所说的，富有营养的糙米饭。”西门德含了富有淀粉的糙米饭，缓缓在嘴里咀嚼着，筷子只管在泡菜碗里拨着，翻了眼向她道：“那么，你作管家太太的人，就应该想法子。”西门太太道：“让我想法子去买肉吗？那怨你不曾和杀猪的屠户交朋友。”西门德道：“家里有鸡蛋没有？”西门太太笑道：“黄豆芽红烧豆腐干，这还不能代替鸡蛋吗？据你所说的，这两样菜里面，都是富于蛋白质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鸡蛋究竟是鸡蛋，豆腐干究竟是豆腐干，家里有，就给我去炒两个来吃。我今天受了一天的委屈了：开会，是瞎混了几个钟点；见人，又是瞎等了几钟点；回来，又在轿子上碰破了一块皮。”西门太太笑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交换条件，我让老妈子到楼下区家去借两个鸡蛋来炒给你吃，你让我去看话剧，要不然，把这张剧票糟蹋了，也是怪可惜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生活问题……”西门太太已经站起身来了，点着头道：“少陪，少陪！生活问题，自然是要打算，娱

乐也要享受。”她随了这话，走进卧室去了，出来时，见她脸上粉茸茸的，分明又扑了一次粉，手里夹着一个手提皮包，匆匆下楼去了。

她去了，女仆刘嫂由楼下上来，笑着说：“区先生家里没有鸡蛋，我给先生到对门杂货摊子上买块臭豆腐乳来吃吧。”西门德皱了眉，只摆摆手。看看太太放下的饭碗里，还剩着小半碗饭，倒不觉叹了口气。

那区老太爷倒是应约而来，口里衔了那旱烟袋，缓缓走近桌子，伸头向菜碗里看看，笑道：“博士也吃这样的菜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请坐请坐，女太太们总是这样不知死活，天天愁着开门七件事，还要去看戏。”区老太爷坐在下方椅子上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她就不去看戏，整日在家里发愁，又能愁出个什么来呢？刚才你家刘嫂到我家去借鸡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将椅子拉拢一点，低声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有半个多月没吃鸡蛋了。人口多的人家，买两三个鸡蛋，请问，给谁吃？若是想大家都可以吃两筷子……”他撇了撇胡子，又一笑道：“那非二十个鸡蛋不可。乖乖隆的咚，这胜似当年一碗红烧鱼翅。我想还是少进点蛋白质吧！”西门德道：“我倒不是一定要吃好的。抗战多年，我们有这碗青菜豆腐饭吃，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产业，总算十分丰富。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不平。我们尽管是吃青菜豆腐，而吃肥鸡填鸭的，还是大有其人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到屋子里去拿出温水瓶来，向饭碗里倒下半碗开水，将水和饭用筷子一顿乱搅，然后唏哩呼噜，连扒带吞，把饭向口里倒下去。放下碗，向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这是填鸭的法子。不管口味，把肚子塞满了完事。”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倒很久有一句话要问西门先生：自己没有孩子，两口子吃得有限，倒用上那三个轿夫，未免伙食太多。”西门德道：“这也是不得已。我整天在外面跑，上坡下坡，

一天到晚,要有无数次。没有轿子,我就成了无脚的螃蟹,一点不能活动。这问题我正在考量中,假使这个星期内,想不出办法,我就不坐轿子了。还是干我的老本行,去教书。”说着他又盛了一碗糙米饭,兑上开水。区老太爷道:“西门先生,还想教书吗?我正有一件事来请教。我那第三个孩子,向来会开汽车,昨天弄到一张开车的执照,来信和我商量,要把中学里的课辞掉,打算改行开汽车。”说着,把眉皱了起来,接着道:“我觉着这有点斯文扫地。亲戚碰到了,不象话!”

西门德正扒着开水淘饭,听了这话,倒引起了兴趣,停下不吃,向他望着道:“老太爷,凭你这种思想,慢说半个月没有吃鸡蛋,你半年不吃鸡蛋,也不足为奇。”区老太爷吸了两口旱烟袋,因道:“我倒并不反对,不过所有家里的人,都象有一种……”说着,把手摸了两摸胡子。西门德道:“你不要干涉他,他愿意干,你就让他干好了。但不知跑哪一条公路?”区老太爷道:“当然是跑进出口了。主人是个五金行老板,原来是他中学里的同学,还是天大的交情,才把这肥缺让给了他。”西门德道:“主人既是旧日同学,那更好了,稍微多带一点私货,主人也不好说什么。”

正说到这里,区老太爷的大小姐来了,便是刚才拿红药水的亚男女士。她站在门框边,有点尴尬的样子,先笑了一笑。西门德笑道:“大小姐,请进来坐,晚上无事,摆龙门阵。”亚男点头笑了一笑,因道:“我这里也正有一点事情要请教西门先生呢。”说着,坐在旁边椅子上,先对她父亲看了一看,笑道:“爸爸,我听到你谈起了三哥的事。”区老太爷道:“你把你反对的理由,对西门博士谈一谈吧!”亚男回转头来,向西门德笑道:“我知道西门先生是会赞成我的主张的。我今天听到西门先生的演讲词,主张抗战时候,各人紧守自己的岗位,尤其是知识分子,站在领导民众的地位,不可离开岗位。自然,现在知识分子的生活,都是很苦的。

唯其是很苦，还不肯离开，这才可以表示知识分子的坚忍卓绝，才不愧是受了教育的人，才不愧是国民中的优秀分子。我三哥不能说他有什么能耐，可是不能否认他是个知识分子，由此我相信西门先生会反对我三哥丢了书不教，去开长途汽车。”西门德听了她的话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因道：“大小姐今天也在会场里？”亚男笑道：“我还是专门去听西门先生的伟论呢！”区老太爷将旱烟袋嘴子点着亚男道：“你猜的是适得其反。西门先生正是赞成你三哥改行呢！而且西门先生自己就为了要改行，才用了三个轿夫，昼夜抬着自己跑。”亚男听了这话，自是有点惊讶，可又不便反诘西门德，于是坐在方凳子上，互扭着两只腿，只管摇撼，眼望他微笑道：“不象是真的吧？”

西门德正好只吃得剩了一口饭，于是连饭带水齐向口里倒去，好象是很忙的样子，没有工夫谈话。这样，他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，把饭吃下去之后，才向亚男笑道：“大小姐，我们是近邻，生活环境，彼此都知道。在会上，我的话不能不那样说。至于令尊和我谈的事，那是私话。既是私话，我就不能打官话来答复了。”区老太爷将手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这就对了。在会场上说的话，哪里句句都可以到会场外来实行？”亚男听到这些话，好象受了很大的侮辱，脸涨得通红，向她父亲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是仔细考量一下的好。三哥若是当了汽车司机，第一个受打击的，还是他自己。朱小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。知道了这事，必定要痛哭一场，甚至和三哥解除婚约，也未可知。”

西门德已经把开水淘饭倒了三碗下肚。进屋里去擦脸，他隔了屋子问道：“所谓朱小姐，是令兄的爱人了。这个人应该是有知识的女子。她以为司机的地位，比中学教员的地位低吗？”亚男向屋里笑道：“西门先生对于某一部分妇女的心理，应该知道得比她们自己还多。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说到这里，那个刘嫂